

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目錄

官話字母與合聲簡字 心恬
關於捲舌韻(通借) 尹耕
國語漫談(十一) 尹耕
歌謠譯注
國語界消息

官話字母與合聲簡字

心恬

注音符號以前的音符運動，自清光緒十八年以迄民國二年開讀音統一會，可謂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吳稚暉先生說個個「想作倉頡，人人自算依盧」，很可以表示當時的狀況，其中屬於假名一派的簡字，而方首推盧懋章，北方要算王照和勞乃宜兩個人的影響最大。所以我們把王氏的官話字母和勞氏的合聲簡字跟注音符號作一番比較研究，以推尋牠們演進的痕跡。

王照的官話字母草創於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定為五十音母(即聲母)，十二喉音(即韻母)；用這些字母四聲展轉相拼，得二千餘音，可以包括北平的語言，其取音用「合聲」之法，和滿文字頭相表裏；其字體則減省漢字筆畫而成，和日文的假名甚近似。他的聲母所以多至五十個，是因為他把區別等呼的「X U」三個介音都消納在聲母裏面的原故，這一點和蔡錫勇的傳音快字，適得其反。其形體如下：

五十音母：

衣(1) 五五(X) 于(11)
戈(2) 4科(5) 木(12)
上基(11) 廿其(11) X希(11)
小孤(22) 小割(22) 小手(22)
尸居(44) 山趨(44) 多須(44)
牛德(55) 才特(55) 卜勒(55) 什(55)

低(加) 題(去) 公離(加) 上尾(31)
十都(加) 生主(去) 七盧(加) 又奴(31)
口呂(加) 女女(31)
之之(坐) 小連(加) 寸來(加) 刀初(加)
又姿(P) 干辭(加) 二根(加) 丁廳(加)
必必(31) 夕度(加) 卜(加) 才(加)
夫夫(加)

十三喉音：

了(1) 了(1) 了(1)
小(2) 小(2) 小(2)
一(3) 一(3) 一(3)

註：案王氏原譜，流傳甚稀，其官話字母報中所列之五十音母次序，以唇為始，由外而內，而不分開齊合撮。篇中所列，係依勞乃宜京音

簡字譜之順序。官話字母把介音都容納在音母裏頭，所以但有兩拼的字，並沒有三拼的字。他分別四聲的方法，還是照舊國語的舊例，在喉

音的四角上點點兒；不過他所謂四聲，完全用北平的方音，祇有上平，下平，上聲，去聲罷了。王氏創造了這種字母之後，極力想把他傳播於一般社會，當時先在北京設立了排音官話書報社和簡字學堂。後來袁世凱根據大學堂學生何鳳華等的請求，逐漸把他推行於保定天津和直隸全省；趙爾巽也把他推行於東三省；於是，山東山西等省都「開風氣從」，傳播極速。凡設學堂數十餘處，認識這種字母的已有數萬人之多。因為他易知易解，聰明的人幾天便可學會，就是極笨的人，至遲數月也沒有不瞭解的，所以才能不久風行一時，頗著成效。不過，這種字母專以「京音」為主，於南音尚略有未備，雖然風行於北方，猶未能推廣於南省。光緒三十一年(1905)勞乃宜乃以王氏的京音原譜為本，添了輕齒音「夕」祭(PI)，「丑」妻(41)，「フ」西(Δ1)，「干」丑(PIU)，「フ」趨(4U)，「フ」須(ΔU)，六母，和「ノ」安【第】，「フ」建【徑】，「五」吳【5】三韻又在有入聲的「了」「卜」「一」，「フ」四韻下方加一撇(ノ)作入聲之號，成增訂合聲簡字譜，以取括蘇屬各府州縣和安徽一部份的語音。(勞乃宜增訂合聲簡字譜例言頁一，上海滬寧印

行簡字五種本)更就專音譜增加了鼻音「了」我(π)，「フ」吾(πX)，重唇音開口「フ」百(フ)，「フ」腰(フ)，「フ」鼻(フ)，和輕唇音開口「フ」弗(フ)，齊齒「飛」飛(π)等七母和「丁」行【叮】，「尔」你【尔】，「口」媽【妈】，三韻，又在字母之左加一點(ノ)作為濁音之號，成重訂合聲簡字譜，以取括蘇屬和浙江一部分的語音。(勞乃宜重訂合聲簡字譜例言頁一，上海滬寧印行簡字五種本)當時經兩江學務處陳請總督周馥，設立簡字學堂於江寧就奉勞氏專音譜作課本，先造就了一班師範人材。師範班畢業後，隨即招生傳習，兩年的工夫，陸續畢業了十三次，得到文憑的有數百人，其中聰明的份子，口操「京音」和北京人無異；並且動輒能用簡字寫成洋洋千言的文章，這些畢業的人，又展轉傳授，江浙各屬通曉簡字的人，遂一天比一天的多。及端方繼任兩江總督，又令江寧的四十所初等學堂都附設簡字一科。於是素不識字的婦女村氓，居然一旦能看報寫信，好像官聲忽見青天一般；其效驗之大，也可以想見了。綜上所記，可見勞乃宜的合聲簡字比較王照的官話字母，祇有增補，並無更張；但是，他們兩個人對於推行的辦法，却有很

不同的一點。王氏主張直接拿京音統一全國的音韻；勞氏主張「先各習本地方音以期易解，次通習京音，以期統一」。勞氏的主張在當時很引起許多人懷疑，他自己却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曾在致中外日報館書裏說：

貴報述諸字學堂辦法一則，慮隨地增減字母，愈趨於同文之治，固宜強南以就北。……反復籌維，乃以隨地增減通其變；而仍以有增無減統其同。……夫欲文字簡易，不能不求語言之統一。欲語言統一，則必先求文字之簡易；「至魯」「至道」，有不能一蹴而就者。……故必各處之人，教以各處土音，然後易學易記。……迨土音簡易之字既備之後，再進而學官音，其易有倍從於前者。……蓋明於母韻聲之條理，則易於貫通。今先以土音學簡字，於拼音之法，母韻聲之理，已了然於胸矣；而官話母韻聲之字，與土音母韻聲之字無異也，所異者音耳。以本識之字，本明之法，而但變其音，有不煥然易解者哉？……今有增無減，將北音全講包括於中，相通而不相悖，則不必強南以就北，自能引南以歸北矣。（勞乃官簡字叢錄頁二十七至二十九，上海復旦印行簡字五種本）

註：本文注音，用注音符號，其為注音符號所無者，用國際音標，並依慣例外加方括弧。（未完）

### 關於捲舌韻 （通信）

T.H. 兒

到廣州後，J.J. 先生只會過兩次，他說他很忙。他前天來

回拜我，我提起這給我來信，他讓我給您道謝，說您送過他書。他生長廣州，教國語時兼教粵音字母，他所用的粵音字母是完全用國語字母，並不造一個國母，他最不贊成國母。他並且不承認廣州有入聲，他以為所謂廣州那些入聲字就是尾音不同，而主音實在和平平（上入）清去（中入）濁平（下入）一樣，時間也並不減短，遇變調時就與清音一樣，他這意見我以為是不錯的。

國語羅馬字「捲舌韻及其變調辦法」第六行寫的是  $el$  (即  $il$  與  $il$  併入)。我對於這一條很懷疑。根兒和哥兒不分行嗎？假如這麼含糊可以行，那末枝兒針兒都可以念  $el$  的音，吃兒念車兒，後身兒念後兒，出神兒念出舌兒，只照羅馬字念的人一定有些錯誤。我把所教我的發音細細的這麼一想  $il$  和  $il$  原來這  $il$  與  $il$  併入  $el$  只有實去兩聲的字，陰平陽平斷乎不能。若要單給  $il$  與  $il$  的陰平陽平定個羅馬字的拼音，我想只有省去韻母  $e$  而單用尾音的  $l$ ，如枝兒作  $jl$ ，後身兒作  $houhshl$ ，吃兒作  $chl$ ，出神兒作  $chushrl$  (陽平作  $rl$ ) 文兒作  $wrl$ ，人兒作  $rrl$ 。不知您以為如何？因為羅馬字拼音  $el$  和  $il$  都作  $el$ ，而實際上這個「 $e$ 」却有長短之別，枝兒吃兒後身兒出神兒應歸入短「 $e$ 」的  $il$  ( $el$ ) 韻，可是根本上拼音法就沒把這一點弄妥當。這是很可惜的。

G.S. 於廣州

【編者附言】關於捲舌韻的討論，本刊第十三期曾發表過趙元任蕭謙惠白澤淵三先生彼此往來的信，同時並表示希冀熱心國語人士加入討

論。G.S. 先生還在廣州，也許還沒看見本刊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但他給 T.H. 先生這一封信，曾談到這個問題，並且表示了自己的意見。我們覺得可以供大家參考，所以特刊「國語漫談」發表於此。至於談到了 J.J. 君對於廣東音的見解，也希望讀者發表自己的意見。

## 歌 謠

小公雞，上草場。

他媽愛活七八個。  
他媽愛活七八個。  
剩下一個拉糞貨：  
叫他刷鍋不刷鍋，  
跑到鍋裏吃餛飩；  
叫他刷碗不刷碗，  
跑到碗裏洗洗臉；  
叫他刷碟兒不刷碟兒，  
跑到碟兒裏拉把把屎兒。

Tiá XZLH, Pá 44XZ,  
Zy NY IAXZ <I 7Y KZ.  
Mí 3Z 7XZ 4X NY 4Z,  
FZTY IZ 7YXZ:  
Mí 7Y PXY XZ 7X PXY XZ,  
XZ 4Z XZ-4I 7Z7Z;  
Mí 4Y PXY XZ 7X PXY XZ,  
XZ 4Z XZ 4I TITI 4I;  
Mí 4Y PXY 4I 7X PXY 4I,  
XZ 4Z 4I 4I 7Y 7Y 4I 4I.

Sheau gongji, chang tsaoduo,  
Ta mha yeanghwo chi ba geh,  
Jean ne hao le dou may le,  
Shengshiah ige lata-huoh:  
Jiaw ta shua guo bu shua guo,  
Pao daw guo-li chy bobo;  
Jiaw ta shua woum bu shua woan,  
Pao daw woan-lit shiix lean;  
Jiaw ta shua dyel bu shua dyel,  
Pao daw dyel-lit lha baax jyacl.

【注】把把，糞也。

## 國語漫談

(十一) 擬定音韻統一論  
(尹耕)

一切文化的演進都是漸變的而不是突變的。就華語統一而論，最近的潮流固然自清初末年才漸漸的淘湧起來，然而牠的消消流流却已浸淫很久了。擬定音韻（生乾隆五十九年壬子1794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在文學和經學上的貢獻，已經有人注意到，可是很少人知道牠也是一個「導乎先路」的國語運動家。偶然翻檢他的全集，看見一篇「擬上今方言表」（即部彙刊本定音文集卷下頁六至頁七），他想搜羅中國十八省的方言和滿洲高麗流求蒙古喀爾喀等語，彙為一書，以貫通全國的聲音。原文說：

臣自珍音：臣在京師造今方言書，祖江之南，口說而成。首滿洲，尊王也；羅十八行省，大一統也；終流求，高麗，蒙古喀爾喀，宗王者無外也。民之所異於禽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皆愚出於天，聲清濁修余鴻濶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無際，際虛實者有聲，寸合而尺徒，尺合而咫徒，故府州縣以漸而變，不敢棄也。蓋之以專，部之以物，俾可見考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擇擇傳記，博及小說，凡古言之存者，凝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為臬也。音有自南而北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有端緒可以尋究，謹謝神醫，不敢不馳報。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擬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實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臣又言曰：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

三王之世，以人聲為文字。故得曰：聲之精者為音，音之精者為文。聲與音，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為其魂。形與義為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證之，太史證之，學慎識之，皆佳與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靈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數也。我們看他所說「音有自南而北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就可見他對於方言紛歧之故已經知道的很清楚。至於他所謂「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擬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實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尤其可以表見他對於統一國語，創造音符，已經具有很明確的意識。因此我在本刊作一極簡短的介紹，以供留心國語史實的人們參考。

## 國語界消息

(一)

國語羅馬字促進會主辦的 G, R, 週刊出版消息，本刊已經報告讀者，現在第一期已經出版了。有志研究國語羅馬字的，可向西城武軍候胡同十三號王玉川君處函索。茲錄其目錄如下：

開場詞兒  
認 G, R, 聲調的法子  
應該分化的幾個捲舌韻  
一個守財奴  
丘八跟農民

(二)

國語羅馬字暑期講習班定於七月一日開班，現已開始報名，地點在市黨部街本會。

## 揭曉

本刊第三十七期所登天行山鬼治注音符號印章四顆，現在發表牠們的漢字如下。

上 王想達  
左 秦誠慎  
右 李君始  
下 霍顯庭